

中国大乘佛教基础理论研究：中观学派传承源流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M'S FUNDAMENTAL DOCTRIN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DHYAMAKĀ

李旻鑫¹, 释阿难², 左迪公³

Minxin Li¹, Phramaha Anon Ānando², Digong Zuo³

^{1,2}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 ³泰国正大管理学院

^{1,2}Mahachulalongkro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 Thailand

³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Thailand

Received: May 4, 2022 / Revised: August 22, 2023 / Accepted: October 27, 2023

摘要

中国大乘佛教是以中观思想为理论基础，这种思想理论是由龙树菩萨开创的。龙树(*Nāgārjuna Bodhisattva*)，在中国大乘佛教中享有重要而崇高的地位，无论是以汉人为主的显宗，还是以藏人为主的密宗，皆以龙树的中观思想作为立宗根本，因此龙树在中国佛教中素有“八宗共祖”的称号，中国佛教界尊称龙树为“龙树菩萨”或者“圣龙树”，可见其在后世佛教徒心中的地位。龙树的中观思想系统整合了般若经义理，后人据此也开创了中观学派，其中“一切皆空”的思想体系，与其主张的一切存在是名字和言语构建的概念而无对应自体的空观思想，不但被看作是中国大乘佛教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影响了后世所有佛教宗派的发展，这在人类思想历史上也有着独树一帜的贡献。中国佛教基于中观思想形成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信仰形式，其中离不开中观学的传承，本文基于历史和文献材料将中国佛教界关于中观学的传承做一个简单梳理，意在让读者了解中观学派的传承及发展。

关键词：龙树 中观 (*Madhyamakā*) 传承 大乘佛教 西藏佛教

Abstract

Chinese Mahayana Buddhism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Middle Concept, which was originated by *Nāgārjuna Bodhisattva*, who is highly esteemed within Mahayana Buddhism in China. Both the Han-dominated Exoteric Buddhism and the Tibetan-dominated Tibetan Buddhism are based on

Nāgārjuna Bodhisattva's Madhyamakā thought. Therefore, Nāgārjuna Bodhisattva is known as the "the Ancestor of the Eight Buddhist Schools" in 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Chinese Buddhist community regards him as "Nāgārjuna Bodhisattva" or "Arya-nāgārjuna", which shows his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earts of Buddhists. Nāgārjuna Bodhisattva's Madhyamakā thought integrates the doctrines of the Prajnaparamita Sutra and also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he Madhyamakā School. Among them, the ideology that "all is empty", which is the concept that all existence is a construction of name and speech as opposed to the ideology of a corresponding self, is not only regarded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ahayana Buddhism in China but also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all schools of Buddhism in later generations and provided its own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 As a result, Chinese Buddhism formed a system of belief that differs from Indian Buddhism based on Madhyamakā Thought, which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nheritance of the Madhyamakā School.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and documentary materials, this paper clearly explain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Madhyamakā School in Chinese Buddhism, in order to allow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legac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dhyamakā School.

Keywords: Nāgārjuna Bodhisattva, Madhyamakā, Inheritance, Mahayana Buddhism, Tibetan Buddhism

引言

佛教作为当今世界上的一种主流宗教，其教义与义理的发展和演变奠定了信众对其认知与学习的基础，在以上座部佛教理论为主的泰国，对大乘佛教般若思想的理论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乏善可陈，这既与佛教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宗派思想对立有关，又与漠视大乘佛教开宗立足的基础理论有关，无论原始佛教、上座部佛教或是大乘佛教，其义理解释与推理都围绕着“空”与“中道”的实践展开，但是至今佛教内部无论在理论解释还是修行实证上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与解释，这就造成了佛教以地域、信众和宗派相对分离的现象。上座部佛教作为泰国的信仰核心，认为中道即是八正道，因此“中道”在泰国的佛教理论中是具象化的存在，是实践佛法与印证因果的主要手段，它通常与“空”分别来说。而在中国的佛教体系中，“中道”并不是一个佛教实践的具体模型，也不只是通往解脱的唯一实践方式，“中道”是一种与“空”相互契合密不可分的佛教思想，这种思想发源于古印度的龙树菩萨，由鸠摩罗什法师介绍到中国，其中对于“空”的解释尤为深刻，龙树菩萨指出：佛法所言之空，除了人我空，还有法空，因此空相本身同样具备着空性。后世大乘学者通过对龙树思想的研究与推导，直接丰富了空的内涵，由“我空”，“法空”衍生出“空复空”，而空空即是中道的内涵，这样的思想成为“中观思想”。中国早期的大乘佛教理论多出于中观思想，可以说中观即是中国大乘佛教的核心理论基础与认知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三论宗、藏传佛教乃至今天的中国禅宗。

研究目的

通过对中观思想在中国传播脉络的梳理，让泰国佛教界及佛学研究者们对中国大乘佛教有更全面的了解，以往在讨论佛教宗派的区别与类比时往往局限于某一宗，某一观点的比较，至少目前在泰国佛学研究当中还没有系统的对大乘佛教基础理论进行过探讨研究，也没有对“中观思想”进行过系统的论述，这在泰国佛学界是一块极大的空白，因此本文立足于“中观”在中国的历史源流，将中国佛教与中观思想的传承作为主要内容进行展示，为泰国佛学研究补充前人研究内容的空白。

文献综述

龙树的中观思想与清辩的中观学派

印度在公元 2 世纪左右的部派佛教时期，佛教义理传承以“有部”为主导，由于其小乘论藏体系已经趋于完备，因此当时的佛教学者们已将小乘阿毗达摩用于阐述佛陀教义的方式已经渐备。同时，大乘佛教经典中的般若经的传播也有了一定的积累，但碍于当时佛经语录体形式使得其结构庞杂松散而理论思路不够系统和彰显。当时，龙树是第一位对般若理论系化组织并卓有成就的人。

由于龙树根据《阿含经》义理，进一步总结提出了“八不思想”即：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八不思想是《中论》的思想核心，对有无、时间、空间和运动等一切现象做出了精妙探讨，进而丰富了对苦、集、灭、道四圣谛的义理解释 (Dong, 2017)。后世学界内对于“中观派 (Bhaviiveka)”的定义还有所争论，因为中观派或者中观思想学说的理论依据来自于以《中论》为核心的大乘般若思想体系，因此传统研究认为是龙树开创了中观派，例如中国苏州大学潘桂明在《大乘中观学派》一文中写到“中观学派的创始人是龙树及其弟子提婆”，中国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索南才让在其《略论宗喀巴的缘起思想》一文中写到“中观学派，亦称大乘空宗，约 3 世纪时（相当于中国东汉中叶）由龙树和提婆（圣天）师徒二人创立”，又有越南学者阮氏金凤在《龙树中观思想在华流播研究——以东晋初至唐时期为中心》一文中写到“中观思想，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中观学派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学派之一，其创始人为龙树菩萨。”类似的观点是研究中观学派的传统观点，因此将龙树菩萨奉为“开山祖师”。但是本着严肃的学术态度，笔者比较认同龙树及其弟子是中观思想的阐述者、奠基人和先行者。在公元 2 世纪，龙树实际上是“大乘阿毗达摩”的肇始，而中观派作为一个系统学派的出现则始于清辩 (Bhaviveka)。因为从现有文献中可知，公元 4 世纪前后兴起的瑜伽行 (Yogacara) 思潮，继续完善和发展了大乘佛教理论，但是这个时候的大乘佛教虽然思想没有统一但是也没有形成门派对立，特别是无著 (Asanga)、德慧 (Gunamati)、安慧 (Sthiramati)、护法 (Dharmapala) 等一批唯识僧侶为《中论》、《百论》作注 (Ye, 2019)。而后，公元 6 世纪的清

辩在与瑜伽行派的新思想对抗时，第一次使用了“中观派（Madhyamika）”一词，从现有文献上来看“中观派”一词的首次出现代表着以清辩为首的思想认同出现，此处的认同意识即是中观派作为系统学说的形成（Li, 2014）。同为中观学派的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研究科学者——斋藤明先生，也提出相同见解。

中观学派的哲学思想

中观学又称为“龙树学”，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三部重要论著中：《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因此“三论”作为大乘佛教中观派（空宗）的核心理论基础是毫无争议的，其中又以《中论》最为重要。据中国学界任继愈、杜继文、杨曾文等学者研究认为《中论》是对佛教缘起学说进行论证，借助“世俗谛”和“胜义谛”，论证“缘生性空”和“八不中道”的思想，其特色是将小乘佛教中用以解释世界现象的原因论证为“性空”本身，这一理论的提出直接反转了小乘佛教派对于“生、灭”“有、无”的解释作用，同时否定了古印度其他哲学理论对于世界的根本看法，主要体现在对当时“胜论学派”和“数论学派”的破斥（Ren, 2016）。《十二门论》由龙树撰写，是《中论》的纲要，主要论述大乘空观。《百论》由龙树的卓越弟子——提婆撰写，其中“唯破不立”的哲学思辨特点成为中观学派的一大特点。龙树菩萨及其弟子们以此三论贯通大小乘佛教义理，达成“色空”关系的全面和谐是中观学派对于佛教哲学的卓越贡献，成为中国三论宗的立宗理论依据。

另外，历史上以《成实论》补充三论哲学思想的一部分精英僧侶建立了成实学派，又有以《般若经》《法华经》《涅槃经》并重的学派开创天台宗。佛门名宿印顺法师认为三论宗，成实派和天台宗都应该归入中观学派中，但三论宗思想相比天台宗则更贴近龙树学。另据任继愈对《成实论》之于“空观”的考察则认为“此论为小乘空宗到大乘空宗的过度产品。”因此，本文在讨论中观学派在中国汉地的发展时，主要聚焦于三论宗。

中观学派的分类及问题

大乘佛教主要的哲学派由两方面构成：以阐述空性为主的中观派（空宗）和瑜伽行的有宗。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中观学派的传承大概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分类方式，第一种是根据时间线索，以历史先后顺序来进行传承的研究，这种分类方式最直接明了但是问题在于只从历史时间看待学派的发展和传承是无法细致了解中观学派发展的内在因素，从而对该学派的义理阐述不甚明了。其次是从师徒相传的法统上进行传承研究，目前日本学者在该领域做了一些相关研究，但是问题和不足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在鸠摩罗什之后谁是学派继承人就产生严重的分歧，一说是道生（凝然，八宗綱要）、一说是僧肇（前田慧云，三綱宗要），还有一说是僧嵩（境野哲，支那佛教史話），（Daozheng, 2012），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只讨论法统传承而忽视理论体系的学统发展，那么传承脉络会显得难以确定。最后一种是中国学者根据中观学派的发展过程来进行分类，大概分为五个时期：1) 传译时期：东晋（公元 401-441）时期。

2) 漸隱時期：南北朝南齊（公元 441-480）時期。3) 夏興時期：（弘傳時期）南北朝梁陳（公元 481-580）時期。4) 大成時期：隋及唐初（公元 581-623）時期。5) 衰敗時期：唐末會昌法難（公元 624-840）以後。這種方法的缺點在於只討論了中國漢地中國學派的發展過程而忽視該學派從印度傳入中國的歷史源流，也忽視中觀學派從印度傳入中國西藏的發展過程。

研究方法

本文將以相關文獻為依據，嘗試不同於前者的分類方式將中觀學派的傳承脈絡加以討論，筆者認為該學派的傳承可以將地域作為討論的基礎，由此衍生出三種傳承結構：第一是古印度印度的中觀派源流，這一時期包括從龍樹開始的中觀思想及清辯開創的中觀學派；第二是由印度傳入中國漢地的發展過程；第三是由印度傳入中國西藏的發展過程。這三個不同的地域劃分及歷史傳承除了在時間上有先後邏輯之外，同時也重視了中觀學派的義理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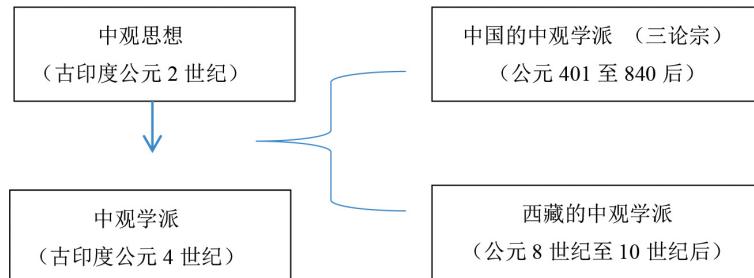


图 1 三种传承结构

研究內容

龍樹和提婆的中觀源流

龍樹，出生於南印。當時流行的大乘經典本來不多，他憑著聰明，很快就通達了。他感到不足，又到北印雪山地方，也是住在信仰大乘的塔廟里，那裡一個老比丘給他一些大乘經典，讀了後仍感不足，於是周游各地。在這過程中，可能還陸續學了一些民間收藏的大乘經。他還與諸外道和部派佛學者們辯論，所向無敵，因之產生驕傲情緒，認為佛教理論不過如此，便想獨出心裁，自創一派。就在此時，有個大龍（可能是宣傳大乘經典的人）把他引去龍宮（大概是北印龍族所住之處），給他看了很多而且很深奧的經典，這些經典大概也是佛弟子們代代收藏而傳下來的。他於是滿足了，感到在龍宮看見的一部分已比外間流行的多十倍。這一點暗示了：龍樹後來組織學說所根據的經典不只是當時流行的，還有一部分是個人保存尚未流行的。從龍樹所著的《十住毗婆沙》與《大智度論》中所提到的諸經，同中國譯經史上比較地來看，在此之前中國未譯的大乘經，大都是經龍樹的宣揚才問世的。龍樹的著作很多，又有“千部論主”之稱。日本《大正新修藏》，收有龍樹著作二十五部，他的學說傳播以後，特別在西域一

带，得到了相当的发展。龙树的主要思想，集中地表现于《中论》一书中。其中，龙树以“八不”思想破斥世间各种不实的见解，因此“八不”成为空义的中道，这和小乘佛教所认为的八正道是中道的义理与逻辑推理不太一样 (Yin, 2010)。

提婆 (Deva) 是公元三世纪左右之印度初期中观学论师，他与龙树菩萨是同时代的人。他学识渊博，辩才绝伦，夙有名声，人称圣提婆 (Arya-deva)、迦那提婆 (Kana-deva)，属南印度婆罗门族，今斯里兰卡王子。提婆的著作在《大正藏》中收有六部，西藏大藏中，收有九部。这些论著，是采用龙树《中论颂》的论法，以破斥外道及小乘的教义为立场。从方法论方面看，与龙树“破邪显正”的宗风也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提婆比龙树菩萨破斥得更彻底，连“空”也破。中国大乘佛教三论历代祖师继承此一方针，形成了三论宗独特的家风。

在龙树与提婆之后，有罗睺罗 (Rahulabhadra) 据说他是提婆的传法弟子，在后世的文献中提到他与龙树、提婆为同时代人，据日本《大正藏》记载，“迦那提婆”未舍身时，告尊者罗睺罗说：“佛为度众生，演畅妙法，利益来世，次第委嘱，乃至于我，我若灭后当付于汝，汝宜护持深经宝藏，令诸众生普皆蒙益。”罗睺罗言：“善哉受教”。……当是时也有婆罗门，聪慧奇悟，善于言论，造鬼名书，甚难解了，章句广博十有万偈，为三大士，而赞诵之《大正藏》日本 (Takakusu, 1934)。龙树一闻便开悟，善能忆持如旧诵习。提婆未解重为宣说，既经再闻复即明了。提婆菩萨为罗睺罗，更广分别演其章句，罗睺罗闻豁然意解。”罗睺罗继承提婆思想广破外道。之后又有青目 (Pigalanetra)，青目是四世纪时印度人，为注释龙树《中论》的论师 (Yin, 2019)。由于鸠摩罗什把“中论”与青目的注释本一起翻译为汉文，因而青目在中国与日本一向为人所熟知。

印度中观学派的源流

青目以后，中观学的系统不明。曾一度衰微，到世亲 (Vasubandhu) 时（公元 320 至 400 年）有僧护 (Samgha-rakṣita)，起而弘扬龙树之学，随僧护受学的，有佛护 (Buddhalapita)、清辨 (Bhavyaviveka)、解脱军 (Vimuktisena) 三人。三人之中，以佛护、清辨二人较著名。自龙树时代以来，并未成立何种学派，直到佛护与清辨注释中论之后，由于论证方法的不同而分裂，从此开启空有之争，中观学派才又在大辩论的环境中再度兴起。清辨的论义法，乃是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论式，进而论破对方的立论，所以称为“自续派”也是在这个时候，清辨的著作第一次使用了“中观学派”。我们今天所说的中观学派，即由佛护的应成派 (Madhyamika-Prasangika)、清辨的自续派 (Svātantrika) 而构成。

自此印度的中观学派已经形成，而且以清辨为主流的当时唯识 (Vijñaptimātratāsiddhi) 学者与中观派论战，中观的两派又互相论战，论书越多，异执也越盛。同时中观学派成立之后即与密教发生了关系，在法统上就再没有像龙树、提婆那样纯洁。中观学派。自续即自立意，以寂护 (Śāntarakṣita) 为代表，即自己创立而成；应成是随应意，以月称 (Candrakīrti) 为

代表，即应承了龙树之说而成。在此之后法藏将清辩自续派思想传入中国汉地，另外一系则由鸠摩罗什传入汉地，而鸠摩罗什将龙树的中观及其思想完整汉译后，在充实中国大乘佛教理论基础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汉地佛教的发展 (Zhang, 2015)。入中国汉地的中观学并由此而形成的三论宗与印度后期的中观在传承上是有差别的，而且从传承上可以看出，中国三论宗的思想更接近于龙树、提婆。可以说中国汉地的三论宗与印度后期的中观派关系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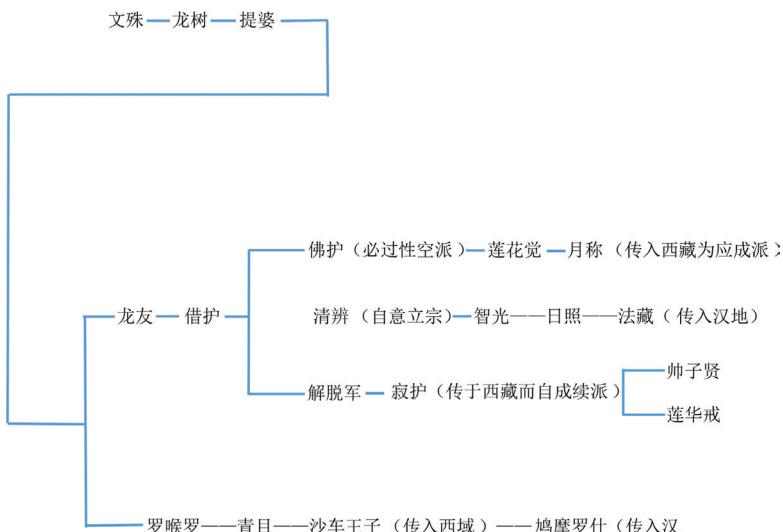


图 2 中观学在印度的传播列表

中国中观学派

1. 鸠摩罗什与“古三论”

鸠摩罗什法师将龙树的中观思想带入中国汉地并详尽地介绍后，在佛教界引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三论宗开宗的理论基础。据文献记载鸠摩罗什法师门下弟子数量众多，其中颇具影响力的汉地僧人有：道生、昙影、僧肇、道融、僧导等名僧辈出，日后成为三论宗和成实宗两大学派，故而被称为三论宗之祖。同时，其弟子的弘法路径也非单一区域，以慧观、道生、僧睿等多弘法江南，僧肇、昙影、道融等则宣教关中，遂形成三论宗南北二学派。

公元 401 年至 480 年之间，北派以无人才而渐趋消沉，南派亦因受成实论压迫而未能发展。六世纪时，从朝鲜半岛进入中原的僧朗，是高丽人，僧朗又称道朗，以破小乘得梁武帝崇信，稍振三论之势，但他多于山中修习禅定，故少受外界注意。

从鸠摩罗什将中观思想带入中国汉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约是公历四世纪至六世纪初）中观学派以鸠摩罗什为首称为“古三论”，在此期间三论宗按照学理和地域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译出三论汉译本的区域而得名的“关河三论”，同时这也是中国三论宗的第一个祖庭，在此诞生了中国三论史上的第一个学派——关河三论学派。

长安终南山逍遥园在姚秦时期属于皇家禁园，姚兴迎鸠摩罗什入住此园，翻译众经，此处成为国家译场，在经录中，罗什的许多译经都标明译于逍遥园。之后改建为寺，称大寺，大寺后来又一分为四，其中之一是草堂寺，鸠摩罗什在此译诸经论。三论宗以《中论》（青目释本），《百论》、《十二门论》为主要经典，而此三论的译者，都是鸠摩罗什，译出地是长安逍遥园。《中论》译于秦弘始十一年（409），《百论》先后两次译于弘始四年（402）和六年（406），《十二门论》在弘始十一年（409）译出。这些经典译出之后，松散地形成了一个研习的学派，可称之为关河三论学派，其实也可以称为逍遥园派，核心人物自然是罗什，他实际上是三论宗的东土初祖。以罗什为领袖，以僧肇等十哲为研究主干，以三论为主要研习对象，以关河为活动地区的义学流派，称之为关河三论学派。此学派的形成标志着三论宗的起源或第一阶段，也被称之为“古三论”，这一学派的僧人，则被称之为“古三论师”。这一学派的核心源流自然是草堂寺，草堂寺存留至今是公认的三论宗祖庭（北派）。

第二阶段：之后随慧观、道生、僧睿等三论高僧的在南京摄山中峰弘法活动而形成的“摄山三论学派”。

坐落在摄山中峰的栖霞寺成为该学派祖庭，其传承，在法度之后，先后有僧朗、僧诠和法朗三代，可以称之为摄山三论之三师。法度传弟子僧朗，师徒所居均在此寺，僧诠在此寺向僧朗习三论。僧朗、僧诠二代传承，摄山三论之风，蔚然成派，其义学中心即在此寺。僧诠的弟子法朗成为摄山三论的第三代传承，摄山三论到法朗时期已开始走向盛势，法朗门下有僧众千人，其学说已经成为摄岭的主要学说，同时还改变了当时佛教研习的一些传统，可见其居功至伟。

其实，无论是关河三论学派还是摄山三论学派皆是随鸠摩罗什法脉演绎空宗，从学理和传承上来说都属于“古三论”的范畴。

2. 吉藏与“新三论”

对于中国三论宗的学理划分目前还存在争论，一种说法认为由中印度僧人——日照三藏（Divākara）在公元6世纪中后期将清辩、智光二位高僧的自续派系统传入中国后开启了新三论学派。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中国僧人吉藏大师将三论宗学说发扬光大，而成为中国佛教历史上完全具备宗派特点的一支佛学系统，因而以吉藏为尊，称为“新三论”。笔者更赞同后一种说法，因为前文提过中国的中观学派深受龙树和提婆的影响，对于印度中观学派后期的变革与争论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对中观义理的发展和弘扬，其中鸠摩罗什作为中国中观学派第一人，其主要翻译的经典与对“空”的阐述皆以龙树为核心，因此从义理上说中国的三论宗以龙树、提婆的中观思想为核心，同时在传承上深受鸠摩罗什对其“空义”的弘扬和影响，即使日照三藏将清辩的自续派系统引入中国，也没有对日后三论宗的发展起到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日照法师在中国三论中的文献资料极为稀少，但是吉藏却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及其思想体系，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说笔者认为，吉藏确实是在中国开创了新三论，并将三论学说直接推向了宗派的高度，成为大乘佛教的三论宗。以此为据，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吉藏的发展进而形成了中国中观学派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嘉祥三论，这个阶段标志着中国三论宗已经完全形成，其祖庭在会稽山嘉祥寺。

3. 中国三论宗源流总结

中国的三论学说自鸠摩罗什起初见雏形，第一阶段在发祥地关河地区形成了三论宗开宗的基础理论，这个时候的三论应该成为学说或者学派，在与大乘佛教般若思想的理论补充和完善阶段。第二阶段由其弟子在南京开展的弘法活动，将学说熟练演绎为具备开宗条件的三论系统，这一阶段称为摄山三论。第三阶段由吉藏法师在古三论学说的基础上发展出新三论，不仅综理旧说还征引广博，吉藏是三论学派的集大成者，其著作也成为后世研习中国三论宗义理，源流和思想的最好读物。

吉藏大师弘法五十余年，门下俊才颇多，而以慧远、智凯、智命、寂师、知命等最有名，被称为“藏门五英”。其外还有高丽硕法师、慧灌等，慧灌东行渡海，首传三论学说于日本。后慧灌的再传弟子日本道慈入中国求法，曾从元康受学，此后吉藏大师的思想学说在日本传承不绝。吉藏大师的著述，自隋唐以来陆续传入朝鲜和日本，曾被广泛研究和翻译刻版。应该说三论宗在吉藏大师的大力弘扬下，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佛教大乘宗派 (Daozheng, 2012)。

吉藏以后，虽有智凯、知命、智实、寂师、慧远等高足继起，然因无卓绝之大师、无切实之行证，复受法相宗之排斥、思潮之变迁、学者之好异思迁、禅宗之盛行等因素影响，唐代中叶以后，本宗遂告沉寂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2016)。特别是在会昌法难（公元 624 至 840 年），嘉祥吉藏后续无人，义学无人问津，三论宗从此衰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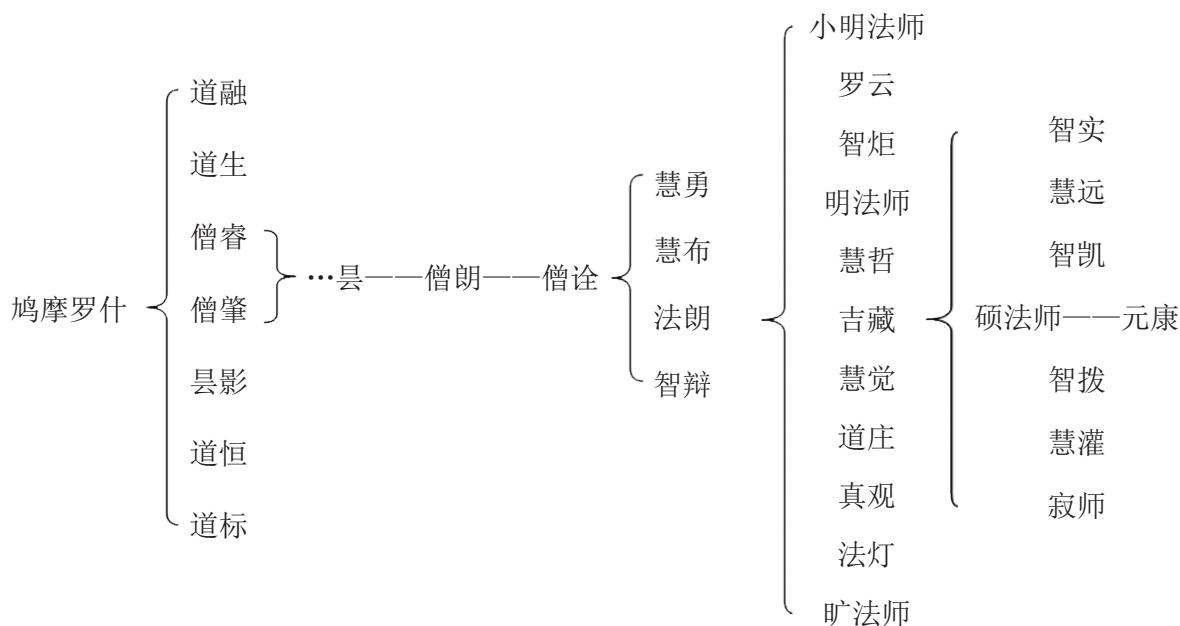


图 3 中国汉地三论宗氏系表

西藏的中观学派

西藏的佛教典籍比汉地译本晚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正因为时间上比汉地晚，因此其基本上所有经本皆是根据梵文原典来进行翻译，因此在国际上，学者研究佛典一般会先想到藏译本再想到汉译本，这样的观点不可说不对，秉承学术严谨的态度，藏译本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却是会比汉译本要翻译的准确，所以我们在研习中观学派时，不能忽略对中国西藏相关经典的研究。本文限于篇幅原因以及没有完备的西藏中观学派的相关文献，在此只根据学术界没有存疑的历史研究思路，梳理中观学派在印度的源流。

在印度早期的中观思想中，龙树虽然对世界真理做了“二谛”(Primary Truth & Conventional Truth)的区分，但是龙树及其弟子都没有主动对俗世谛进行说明，在瑜伽学说大行其道的时期，中观思想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当时寂护把唯识学说引入中观思想开创瑜伽行中观学派，莲华戒、狮子贤都是此系统的人，对藏传佛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有趣的是，月称一系的思想在公元 10 世纪前并没有对西藏佛学界产生显著影响，在公元 8 世纪时传入西藏的中观学说也是自续派一支，最终月称的思想在沉寂了将近 200 年后，随着其著作的大量译介和格鲁派 (The Gelug) 的兴起，最终月称的应成派思想成为了西藏中观学派的正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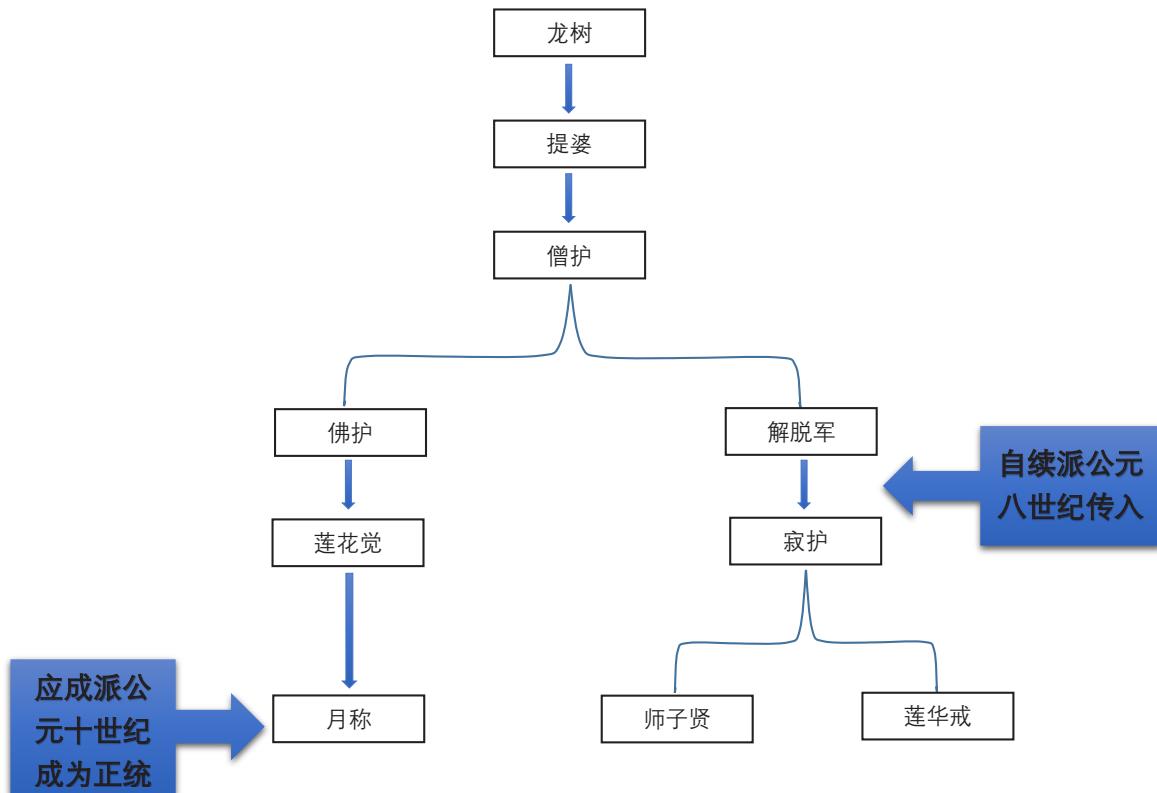


图 4 西藏中观学派

研究结果

中观思想由龙树开创，起源于公元2世纪的印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印度正处于思想大碰撞时期，各种思潮和学术层出不穷且辩论不断，龙树以“八不”思想统摄世间真理，催服外道戏论和部派佛教中的偏见。其后由其弟子继承中观思想并在公元6世纪时形成中观学派。期间，中观学说从印度东传经由鸠摩罗什翻译进入中国，成为中国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也更新了中国思想界对佛学思想的认知与理解，以龙树的空观及鸠摩罗什的义理演绎进而发展成为具备中国佛教特色的三论宗，在公元8世纪时由寂护创瑜伽行中观学派并引入藏地，根据文献记载，莲华戒在西藏宫廷与汉地禅师进行了论战，且在这场著名的“拉萨论争”中获得胜利，中观学派其思想之深邃，义理探究之精细都是值得当代佛教学者不断研习的重要内容。限制于篇幅原因，本文无法详细说明中观学派在中国成为三论宗的各个重要历史源流和学义发展，但是笔者为之后的汉地中观学派研究留下了伏笔，即在“古三论”和“新三论”的阐述中加入了“祖庭”的概念。祖庭常常是和佛教宗派的传法世系相联系的，一个佛教宗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居于“祖”位的寺院，就是祖庭。有的宗派的祖庭不是一，而是多，构成一个列祖之庭的祖庭系统。具体而言，某一宗派所宗主要经典的译出寺院，实际上具有祖庭的地位，宗派在实际创立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对宗派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的诸祖师所居的寺院，也属于祖庭；某些宗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低潮，又经过某个祖师的中兴，此中兴祖师所居主要寺院或中兴宗派之寺院，也是祖庭。有的宗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分支，这些分支的实际创立者所居的主要寺院，也属于祖庭，借用儒教的大宗和小宗的概念，支派的祖庭属于“小宗”祖庭。

三论宗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宗派之一，其祖庭有三个，一个是三论宗所依经典译出地的长安终南山草堂寺，第二是金陵摄山的栖霞寺，第三是实际创立人吉藏曾居的会稽嘉祥寺，在这三地，构成了中国汉地三论宗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罗什及其弟子汉译佛经形成的三论体系（关河三论）、第二阶段是由中观学派的精英僧侣开创的系统佛学理论奠定了开宗立派基础的摄山三论，最后是由吉藏法师将汉地中观学派理论和哲学逻辑推向鼎盛时期的三论宗（嘉祥三论）。引入祖庭的概念是为了在文献和历史没有明确记载时可以通过针对祖庭法脉传承的考察去补充历史文献的空白，进而开辟一条新路去探索中观学派在时间长河中道流转变迁，希望今天的中观学者不单单是在楼阁里研究“诸法实相”，更要重视佛学义理的传承和创新，今天的中观学者应该走入历史，抽丝剥茧地去探索中观思想的精妙义理，梳理起历史源流，在此过程中发掘被时间掩埋的真谛，在研究实践中创新出符合当代社会的佛学义理阐述，是当代中观学者的责任。

讨论

中国的三论宗是以中观学派的核心著作《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为基础的佛教派别，对于佛教本身来说，随着历史上与中国社会的互动，中国真正将佛教发扬为世界级的宗教信仰。其中奠定中国大乘佛教理论基础的中观学派（或称“中观思想”）是中国佛教历史源流的理论核心与基础。中观学派本身的发展必须要兼顾汉地的佛学思想与藏地的佛学思想研究，并相互对比应证才能形成相对完善的中观学派义理研究。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经验，往往从以下几个角度讨论中观思想的发展：1) 历史的角度，以时间维度作为主要线索研究中观学说的形成与发展；2) 义理的角度，以中观思想的哲学内涵为主要线索进行的理论梳理；3) 宗派的角度，以特定的某一宗派的发展为主要线索来讨论中观学派在中国特定历史期间中的发展。本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三种角度对中观思想进行了有限的探讨。在之后的研究中，本人希望结合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工具围绕着中观学派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定位，哲学思想史的定位以及在佛教理论中的定位进行研究和阐述。以中观思想剖析缘起本质，以沟通中国大乘佛教与东南亚佛教思想，和谐佛教内部的哲学分歧。正如印顺法师指出，依于缘起的正见，不落有无二边，就是中道揭示的本来义理。这即是根本佛教的意趣所在，也是真正的声闻乘，必然也是真正的菩萨乘，以此圆融的佛教义理何分大小。因此，对中观学派研究的价值已经超越了学派本身的理论价值，这是所有佛学研究者需要把握的，更是泰国佛学界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空白。

总结与建议

大乘中观的思想以“空”为基础，不落边见的角度看世间物是中观的核心思想，不认为事物是绝对的虚无，也更反对“断灭空”。佛学义理从来不是为了否定而否定，中观学派的绝对肯定包含在哲学层面的否定中，比如中观思想对于某种存在的否定不代表对于他不存在的接受，反而试图以此来肯定他所要揭示的真相，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大乘佛教义理不共世间其他学说，乃至不共小乘佛教理论的显著特点。

泰国在世界上素有“黄袍佛国”美誉，泰国佛学界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理论研习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却唯独对大乘佛教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足，这有佛教内部宗派信仰的区别，更有精英比丘主导学界研究的结果，对大乘佛教理论的研究缺失注定是对整体佛学义理研究的重大缺憾。因此，可以考虑由学界率先对大乘佛教进行研究探讨，首先对大乘佛教基础理论——“中观学派”进行调研，对相关中文、藏文论典进行逐步泰译以方便泰国学界破除文字障碍，在高等学府或者学术机构成立相关科研中心开展义理讨论，充分利用泰国深厚的佛学研究基础补齐对大乘佛教研究的短板，这是泰国学界和教界都需要认真思考的研究领域，研习大乘佛教理论的价值不单局限在义理本身，而是对佛教不断改革创新提供内部动力，使其更符合信众期待，更好地服务社会，最终更全面地教化世间。

References

- Daozheng, Z. (2012). *Three discussions on the inheritance of teachers' qualifications*. The Buddhist Academy of China. <http://t.hk.uy/aTXv> [in Chinese]
- Dong, Q. (2017). The three ancestral families of Sanlunzong and the thre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Sanlunzong thought. *The Voice of Dharma*, (2), 30-36. [in Chinese]
- Li, Y. R. (2014). *Inheritance of the patriarch of the Madhyamaka school*. Wu Ming Buddhist Network. <https://t.hk.uy/aTXm> [in Chinese]
- Ren, J. Y. (2016). *History of Madhyamika Buddhism*.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in Chinese]
- Takakusu, J. (1934). *The Taisho Shinshu Daizokyo*. Taisho Shinshu Daizokyo Kankō Kai Publisher. [in Chinese]
-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2016). *Sanlun sect*. <https://t.hk.uy/aTXt> [in Chinese]
- Ye, S. Y. (2019). *Madhyamika praises*. Zhongxi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Yin, S. (2010). *The present discourse*.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Yin, S. (2019). *On the Madhyamika*.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Zhang, K. Y. (2015). A review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Kumarajiva since 1995. *Journal of Handan College*, 25(1), 107-166. [in Chinese]



Name and Surname: Minxin Li

Highest Education: Ph.D. Candidate

Affiliation: Mahachulalongkro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Buddhist Studies



Name and Surname: Phramaha Anon Ānando

Highest Education: Ph.D.

Affiliation: Mahachulalongkro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Buddhist Studies



Name and Surname: Digong Zuo

Highest Education: Ph.D.

Affiliation: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Field of Expertis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